

■微型小说

两月小店

○陈甬

市区的一个新住宅小区慢慢地住满了住户,南大门口几乎同时开了两月小店,隔着大门,一左一右。

一片是水果店,一片是蔬菜店。水果店是一个本地人开的,店主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小姑娘;蔬菜店是一个外地人开的,店主是一个长得不好看的中年妇女。

开始的时候,大家都到水果店买水果,也有人到蔬菜店买蔬菜,到水果店买水果的人比到蔬菜店买蔬菜的人多。买水果的男人买了水果都愿意和长得很好

看的小姑娘聊天;买蔬菜的男人买了蔬菜后都不愿意和长得不好看的中年妇女聊天。

慢慢地,小区住户的快递也寄放在水果店和蔬菜店里了,放在水果店的快递要比放在蔬菜店的要多,进出水果店的人更多了,进出蔬菜店的人更少了。

住户到水果店买水果时,长得很好看的小姑娘顾自在玩手机,问她价格,她头也不抬、冷冷地说,牌子上写着;住户到蔬菜店买蔬菜时,长得不好看的中年妇

女细心地帮着挑好的菜,挑剔的,一二折处理,蔬菜店不卖隔夜菜。

慢慢地又过了一段时间,水果店存放快递的地方多了一块牌子,上面用软笔歪歪斜斜地写着:快递存放收费,小件1元,大件2元;蔬菜店存放快递的地方也多了一块牌子,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:快递存放免费。来取快递的人第一次见到水果店收费的牌子时,犹豫了一下,就往牌子下面的纸箱里放下一二元钱,拿了快递就走了。不

过,一天下来,盒子里也有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钱。

蔬菜店里的快递慢慢地多了起来,进出的人也多起来了,大家拿了快递后顺便买点蔬菜,买了蔬菜的男人也慢慢地和中年妇女聊聊天了。买蔬菜的人多起来了,有时一二元的零钱也叫店主不用找了,店主就顺手放上一把葱或大蒜。水果店的快递少了,进出水果店的人少了,买水果的人也少了。

蔬菜店的快递越来越多了,后来多得放不下了,中

■难忘记忆

有关阅读的N个“第一”

○陈慈林

国人历来崇尚读书,古人有“宁愿食无肉,不可居无书”的说法。我虽然自幼辍学,但爱好阅读的习惯陪伴了我大半生,如今脑海中还有关于阅读的N个“第一”的记忆。

第一套“藏书”。那是刚上小学一年级不久,老师说,有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,有很漂亮的画,能够提高大家的学习成绩,只要花2角4分钱,就能得到3本,可以学到很多有趣的知识。

虽然家里不富裕,但在我的一再“缠磨”下,母亲还是预支了我当年的3角“压岁钱”。过春节时没了“压岁钱”,看着别的小孩买鞭炮、买玩具,我只有“咽口水”眼馋的份。

新学期开学不久,就轮到别的小孩眼馋我了:老师给我一本《娃娃画报》,薄薄的二十来页,封面上头憨态可掬的老牛昂首奋蹄。打开内页,猴子捞月、小猫钓鱼、扮演羊妈妈的大灰狼……五彩缤纷的画面吸引了许多同学。我怕搞脏了书,赶紧收起来,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才看,不是特别要好的同学不让碰。作为我的第一套藏书,在我参加工作离开家乡时,这3册《娃娃画报》还一直放在床头的小箱子里。

第一本课外书。小学二年级时,一次体育课适逢下雨,老师在室内给我们讲故事。讲到紧张处下课了,我缠着老师问结果,老师随手拿起那本红色封面的书,让我回家自己看。几乎每页都

有生字,我囫圇吞枣、连蒙带猜,愣是花一星期“读”完了它。课外书带我走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,半个世纪过去了,我还依稀记得这本《儿女风尘记》的内容。

第一套鲁迅作品集。1972年初,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鲁迅先生的作品单行本,此前我已读过《鲁迅小说集》,陶醉于夏瑜、阿Q和祥林嫂等艺术形象中,并深深爱上了鲁迅作品,就看到一本买一本。但这书印刷数量太少,县级新华书店也只能分到十几本,几乎是没上柜台就告售罄。我到处找关系托人代购,每到一地出差,第一目标是新华书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整整一年多时间,终于购齐了24本鲁迅作品。1976年,鲁迅先生去世40周年时,我又托朋友购买了《鲁迅日记》和《鲁迅书信集》,成为我藏书中的第一套《鲁迅全集》(不含鲁迅的翻译作品)。

第一次读“手抄本”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张扬的《第二次握手》悄悄走进我的视线。当时此书并非印刷品,而是“手抄本”,30多万字的作品,抄在3本软面抄上。也许是辗转流传,也许是“抄手”文化水平不高,部分内容已模糊不清,只能凭借前后文连猜大意。我在一昼夜间一口气读完此“书”,很快转给其他读者。

此书后来受到“四人帮”严查,作者险些为此丧命,今提起已恍若隔世。

当然还有很多第一,限于篇幅,就此打住。

■直击真相

谁的头上没有达摩克利斯之剑

○王珍

以为只是习惯,以为齐刘海显年轻,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留刘海的初衷。直到有一天,我无意中摸到额头那条已经不太明显的疤痕,才想起当初的刘海是为了遮丑。掀起刘海,在镜子里看着淡淡的疤痕,往事一点一滴渗了出来。

好像是在三五岁的幼儿时,听邻居两个小姐姐在吵架。A骂B的爸爸戴着高帽子在游街。B的大哥突然提着烧火棍杀出来。两个吵架姐极速鸟兽散。只有我这不明真相的群众傻傻地站在原地,被飞来的那根方木棍打了个正着。血流如注……

其实,我的后脑勺上有一更大的伤疤。这也是我长年蓄长发、扎马尾辫的梗。对于这个伤痛我记忆犹新:也是三五岁混沌未开时段,一个夏日的午后,我静静地坐在舅舅家的屋门口,看蚂蚁搬家。邻家大我两三年的

一个小姐姐走过来对我说,你站起来。然后她把我坐的竹椅子搬到一张圆桌上,再叫我垫着一张凳子爬到桌子上的那张椅子上去坐着。

记得小小的我在她的帮助下爬得好艰难。等我坐好,她叫我闭上眼睛。我以为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开始了,没想到她一把将我坐的椅子推到了地下,我的后脑勺“嘣”地一声磕在石板地上。血流如注……

有点宫斗的情节。

舅舅家和她家是和睦邻居,无任何过节。我只是舅舅家的客人,和小姐姐更是从来没有争过一句嘴。对于她的心思,我猜了许多年:是不是因为七大姑八大姨们常常对着我说“爹做官(我爹是军人)因享福,穿红着绿”让她受伤了?或者,我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错?无解。

长大后,有一个下雨的

黄昏,我走在斑马线上过马路,一辆公交车过来把我撞到了斑马线外(那年头还没有“礼让斑马线”一说)。在医院醒来,司机说他是新手上路,雨天路滑他没能刹住车。医生说:我头上有伤,要把我一头长发剪掉好处理伤口。我恳求医生,头可断血可流,头发真的不能剪。这头发一剪会吓死我爹娘的!

我就这样悄悄地度过了车祸后的一段脑震荡后遗症的日子。一头长发果真是掩盖伤口的天然绷带啊,所以一直很舍不得剪掉。有一天,和妈妈聊起这些事,感慨:一个人从小到大要经历多少风险,今天还能活着,真的是不容易!

盘点自己受过的那些大难不死的伤,感觉祸水无情,像我这样真正人畜无害、无辜、守规矩的人都不肯放过。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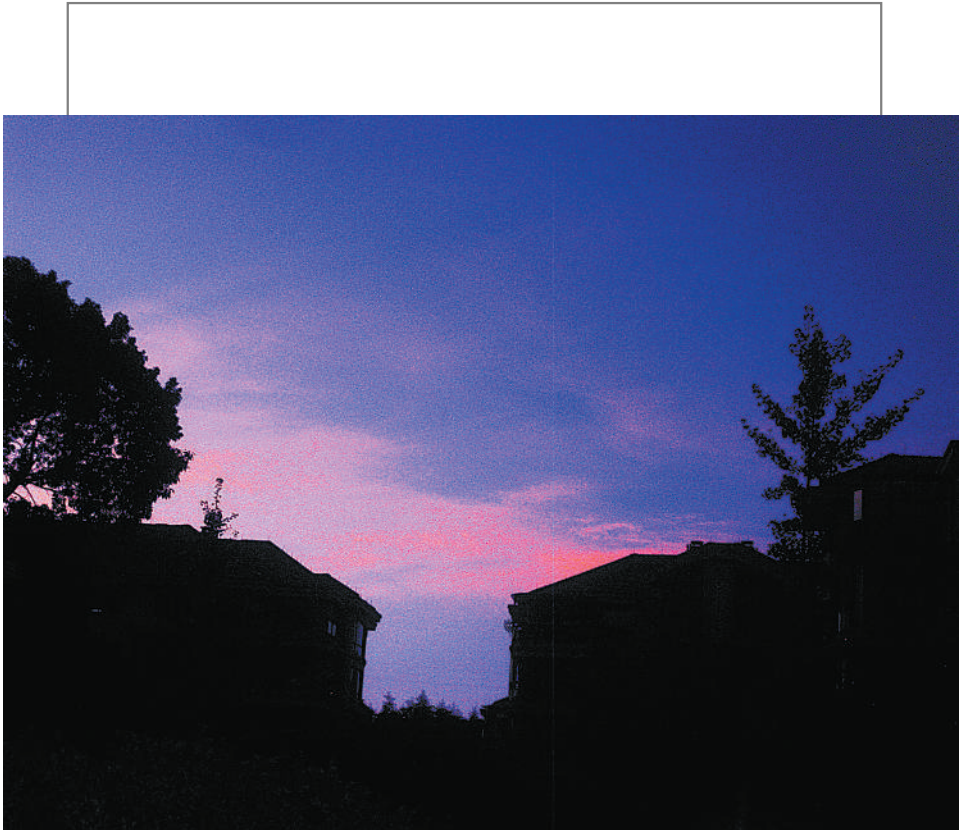
人有旦夕祸福。飞来横祸,防不胜防啊。这类无法预防的危险时刻存在,像一把隐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而还有一种明显让人提心吊胆的威胁,则更让人崩溃。

我上小学时,一日三餐都在妈妈上班的“解百”食堂里吃。除了上学时段,我常常在商场里混。那时,妈妈有个姓陶的男同事,是个永远都不会长大的大男孩。他常常惹是生非、非常淘气,特别喜欢作弄小孩子,大家就叫他“淘包”(淘气包的简称)。我不知道那是他的绰号,还以为他的名字就叫“淘包”。

有一次,我看到他又在作弄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,觉得他太不像一个“叔叔”了,就直接喊了一声“淘包”。我这完全就是作死,自己撞到他的枪口上去讨打。面对他的“追杀”,我一边喊着“救命”,一边像兔子般撒

年妇女在不大的店里特地做了一个好看的存放快递的格子架,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各式各样的快递。

后来,水果店关门了,长得很好看的小姑娘不见了;再后来,水果店重新又开了,店主是那位长得不好看的蔬菜店的中年妇女,来看店的是一位长得很帅的中年男子。中年妇女害羞地对人说,中年男子是她老公。住户们后来说,细看起来,长得不好看的中年妇女,比长得很好看的小姑娘耐看。



诗意的晚霞

郭建生 摄

■思绪点滴

追求精致活得累

○赵强

为精致的生活,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撑,没有发家致富的本领,这样的精致实际上只是梦想。不过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人,收入不是很高,消费起来却气壮山河。一些人,要么当啃老族,使劲盘剥父母;要么当月光族,把明天的钱花得个底朝天;要么为了精致而使自己超负荷运转。

一般而言,人的经济地位、职业身份,也决定了其在

社会上的阶层归属。正如到什么山唱什么歌,挣多少钱才能消费多少钱。人们追求精致没有错,但不切实际还不能自拔,只能让自己疲惫不堪。因为,追求精致得有巨大的财力支撑。

偶尔精致一把倒也 无妨,但处处都要精致,那便是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。与其在那太累地活着,不如放下精致的架子,自然而本色地活着。

开腿猛跑。当我终于躲在一位阿姨的身后时,“淘包”站在我对面说,你乖乖出来让我打一下,就很轻一下。要不等我哪天捉住你,我定会打死你!

就像是盯着一把随时都会掉在自己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我每次看见“淘包”就像看见鬼一样地逃跑。直到有一天,我发现“淘包”要作弄的孩子实在太多,他根本就忙不过来,我早就被忽略不计了。

漫漫人生路上,你我们都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取经人。人生的磨难又岂止九九八十一种?除了神、妖敌的对手,还有猪一样的队友啊,谁的头顶上没有达摩克利斯之剑?只是当我们无意识的时候还是活得开心、从容的;一旦感觉到悬顶之剑的威胁,我们的神经定会备受摧残。所以,我们除了居安思危,更需要学会泰然面对。

■往事如歌

露天电影

○朱敏江

算来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看过露天电影了,心里怪想念的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就算黑白电视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也是稀罕物,因而放映露天电影便成了村里的文化盛宴。不论是盛夏还是寒冬,只要有电影播放的夜晚,总是人头攒动,丝毫不亚于如今的大牌明星出场。

在村小前的操场上,架起放映机,将幕布挂在两棵大杠子树间,一切便准备就绪了。争位置是放映前必会上演的一幕,日头微微开始西斜,小伙伴们便手提肩扛三四把竹椅抢占有利位置。在幕布前用脚步丈量,确定好最佳收看位置,并排放下竹椅,这就算是为全家人摆好了座位,谁都会为能占到一个好位置而欢呼雀跃。虽然座位是排定了,但奇怪的是,每次当电影开始播放时,前面的几排总是清一色的属于孩子。原来怕我们个子小看不见,大人们不知什么时候悄然移到了后面,就好像有着不成文的规定一般。

当换电影胶片时,总有几个调皮的孩子会跑到放映机前,将双手交叉变换着伸到光束前。这时银幕上就会出现大鹏展翅、小鸡互啄等景象,而大人们则会报以慈祥的微笑,仿佛在欣赏精彩的电影片段。

露天电影不常放,往往要等村里遇到大喜事或镇文化站有要求,才会邀请放映员前来。当然,也有例外的情况。有一次,村里两户人家为争田水而互相厮打起来,最后由村干部出面调解,才认识到各自的错误重归于

■情景交融

白沙听雨

○应红枫

在那个周末的午后,我站在舟山群岛白沙岛民宿客栈的屋檐下,透过雨帘凝视着海岸下的一湾金沙,似乎在努力倾听着吞吻沙滩的层层细浪。而浪声浅浅,从渔家墙头上晾晒着的渔网中过滤出来,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了。

海岛的夏雨,总是透亮而干脆,不像春雨那般细密而迷蒙。透过檐前的雨,能看见白沙岛那湾金沙滩对面的渔村,以及渔村侧前方的一丛礁石,静默地伫在那里,可也是在享受这第一场夏雨的酣畅淋漓吗?我们下榻的这家渔家客栈,位踞白沙岛高地,刚好俯瞰整座渔村和海景。东南面不远处那湾长约三百来米的弯弓形沙滩,像是一枚嵌入渔村的巨大的贝壳,沙滩沙质细腻,板结平整,是游客休闲最喜欢的去处。每次接受了海潮的拥吻后,沙地显出一片平坦的光洁,而经第一场夏雨的洗礼后,那湾沙滩更有一份清爽的细腻和妩媚。

雨滴也打在了渔家客栈的顶棚和檐瓦上,这清脆的声音为这幅水墨画卷般的雨中渔村,配上了绝妙的画外音。海岛渔家的民宿客栈,大多都有一个临海的大露台,铺有厚实的长条木地板,散发着淡淡的桐油味。我网约的那家渔家客栈,露台的右侧,装饰着一台从渔船上拆换下来的舵轮,正前方的栏杆上,依序挂着几个橘黄色的船用救生圈。渔家民宿的院墙,没有都市里常见的厚重的防盗门,偶尔有一排水栅栏,间或有一丛蔷薇簇拥在木栅栏后,爬上向阳的窗户,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

雨中的白沙岛,更有一番让人回味的意蕴。俯瞰渔村,已全然没有了以往被旧灰暗的颜色,更不是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照片里,渔民甚至还有居住在油毛毡搭建的棚屋里,今天的渔村已然是焕然一新的全新面貌。放眼望去,渔村里的民居,大多是整齐的两层小楼,鳞次栉比地排列在这座小岛临海的斜坡上,密密匝

好。而村里对他们的要求则是,共同出钱放一场电影,既让全村知道他们已经和好,也让乡人懂得要和睦相处,对此两家人欣然接受。就因为这一点小事,我们过了一回看电影的瘾,于是我盼望着有谁家为了小事再吵上一架。只是等到年底我也没有得偿所愿,看来罚放电影的效果还真是好。

那年代,农村除了广播,几乎没有其他媒体了,算来露天电影应是其中难得的一项。看电影的过程中,我们的心也会随着影片内容而波动。放映《地雷战》时,看到鬼子凶神恶煞般地冲来,我们的心就提到嗓子眼。而看到鬼子踩中地雷被炸开了花,大家则不约而同地发出叫好声。《铁道游击队》中,游击队员攀扒飞驰的火车,将敌人的运输线搅得天翻地覆,他们便顺理成章地作为偶像嵌入我们心里。小伙伴们晚上看完露天电影,接下来的几天都会沉浸在影片中。有一次,我们看完《董存瑞》,第二天大家就找来砖头,左手高高举起,右手做出拉导火索的动作,嘴里高喊着:“同志们,为了新中国,冲啊!”此时,一股对英雄的敬佩之情在心中冉冉升起。我想,不用再进行什么说教,热爱祖国、抗击侵略、为国献身……早已透过露天电影流入我们幼小的心灵。

如今影院设备先进,座位柔软舒适,立体感超强。大家均凭票入座,谁也不用再去抢座,甚至还有专门的包厢。但当年看露天电影那种感觉,怕是很难再找寻得到了。

匠,把一条水泥小路挤得窄而又窄,远远看去,像是一座壮观的布达拉宫。虽然最近几年因为海洋渔业资源的衰减,很多渔民不再下海捕捞,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从事近海养殖,或者开发海岛旅游或渔业观光,或者像我们下榻的这家,开起了渔家风情特色客栈,收入也颇为可观。

我们所住的这家民宿客栈,主人也有一旧一新两幢楼房,新楼是为儿子结婚去年才建的。这里每个房间都铺了精致的木地板,装修得富丽而雅致。客厅、书房和卧室的布置风格因房而异,各房间功能区划明确,不再像以往的渔民家庭,室内堆放有渔网、缆绳、救生圈等,像是杂物间。现在富裕起来的渔民们,也都追求生活的精致和高雅。这家客栈的主人前几年把他原先所住的旧楼进行了改造,打造成了渔村里最漂亮的民宿客栈。每到旅游旺季,来这里的客人应接不暇,生意做得非常红火。

雨稍停,白沙岛的渔村又显得活泼起来,几家关闭的门户又打开了。只见门缝里伸出几个孩子的小脑袋,探头张望了几下,便如一条游鱼倏然而出,寻找玩耍的伙伴去了。在我们客栈的隔壁,也钻出一个穿着一身橙色运动服的小男孩,活像是一滴从指缝间滴漏下来的巨大果珍,眨动着调皮的大眼睛,奇怪地打量了几眼我们这些站在屋檐下看雨的不速之客。随之,小男孩便蹦蹦跳跳地出门去了。而靠近海边的小路上,此刻也再度热闹起来,又传来游人的脚步和孩子的嬉闹声。连滩涂上的招潮蟹,也一个个凑热闹似的纷纷爬出洞口,寻找涨潮时留在滩涂上的食物去了。

带着主人的盛情和对满桌海鲜的回味,我们离开白沙岛这座富庶的渔村时,夕阳从云层里洒下一片金光。渔埠下,依旧樯桅如林,归鸥成群,渔村里酝酿着一层暖暖的暮霭,一如在鼓励着那些勤劳的渔家汉子,搏风斗浪,营造家园。